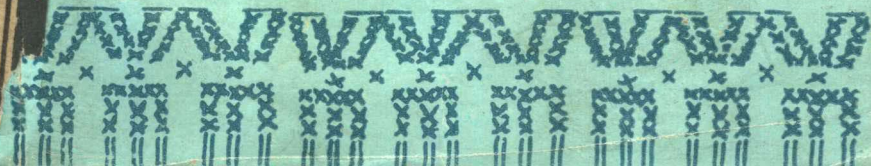


青衣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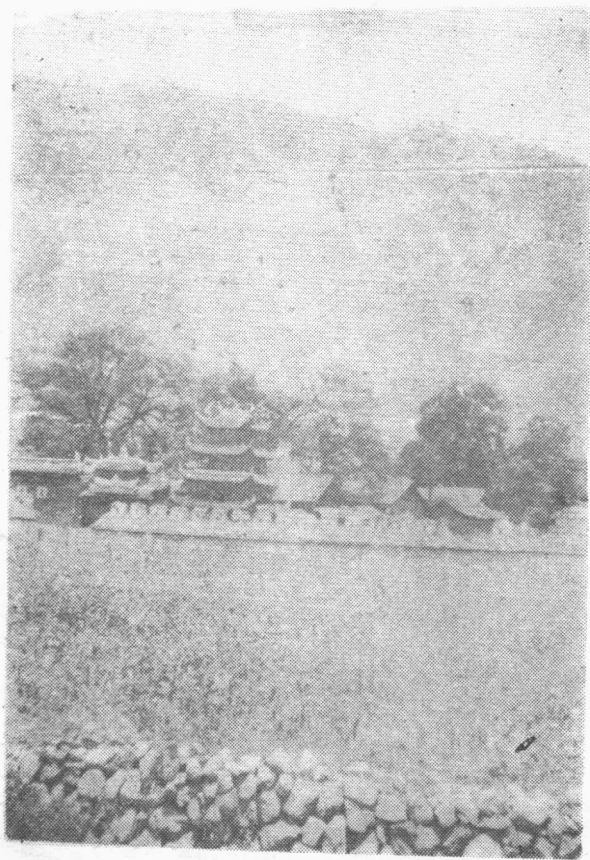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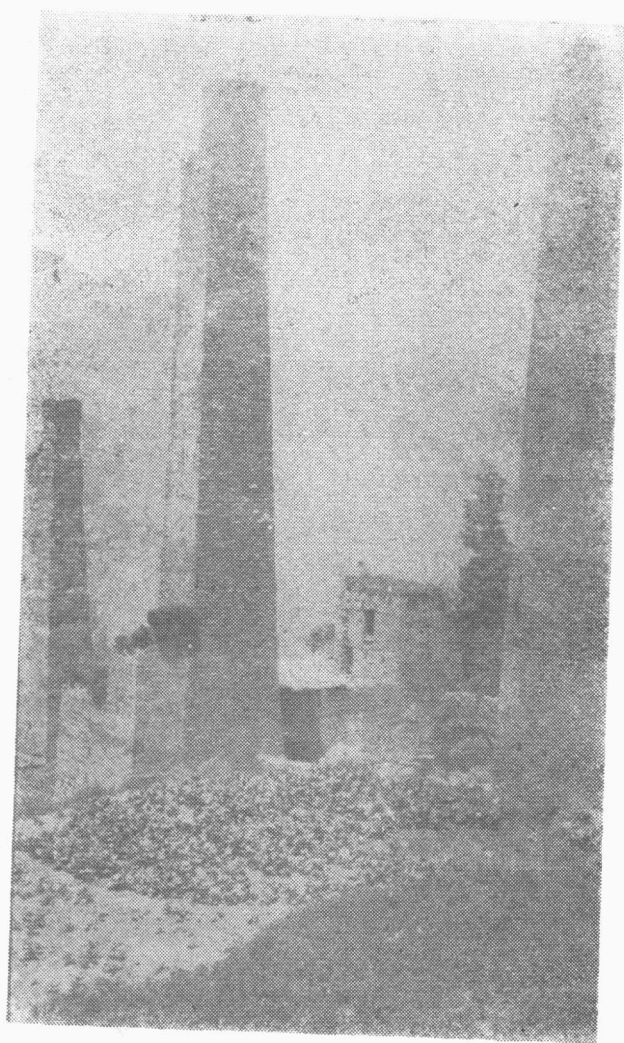
408910



汶川旧县城绵池全景



汶川旧县城——绵池文星阁（俗名天台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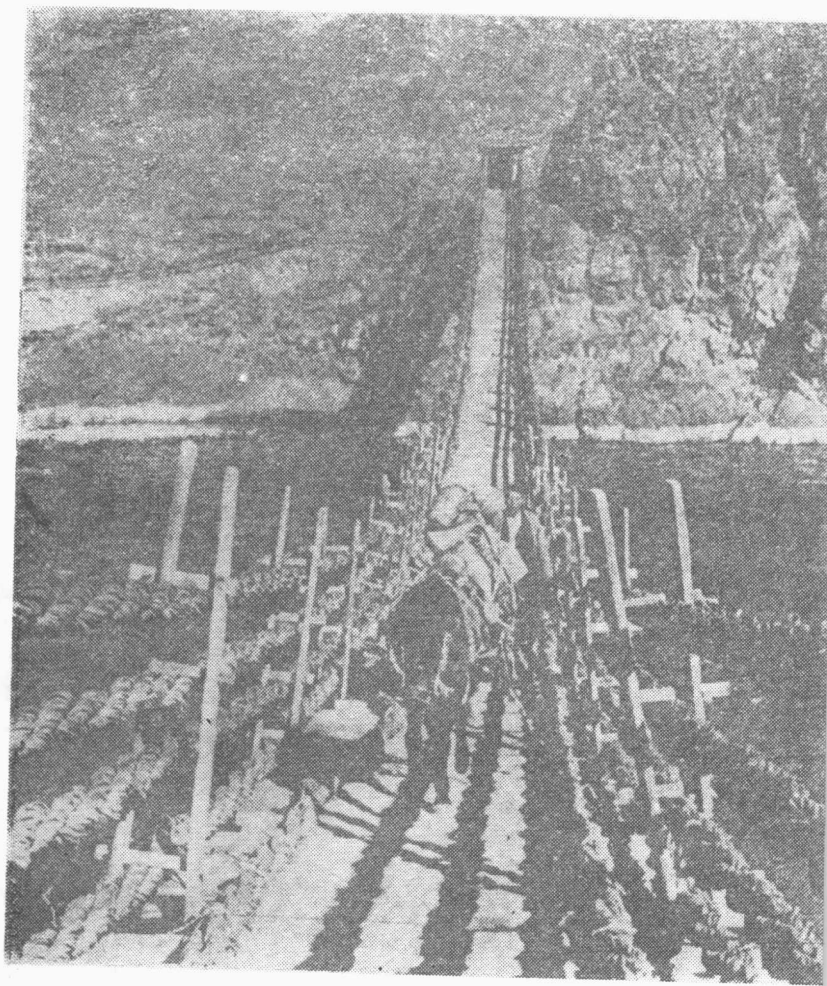


布瓦山寨的碉楼

ZwH/025/0



羌人打桥索——修建竹索桥



汶川县威州竹索桥



羌人和白石神、羊神。

K587.2
111-
224

出 版 说 明

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。这本《羌族的历史、习俗和宗教》一书，对研究羌族的历史和文化很有价值。托马斯·托伦士于一九二〇年前即在川西北高原地区进行传教、考查，而后写出此书。

本书系王锡纯同志奉献我馆。原著为英文版，由威州中学外语教师陈斯惠同志译成汉文，然后请了比较熟悉羌族历史、习俗和宗教，又在汶川工作多年的部份羌族同志进行校审。在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阿坝州档案馆的大力支持，对此深表谢意。

我馆对羌族的历史和文化了解还少。由于水平有限，时间仓促，不妥或错误之处，尚希大家批评指正。

汶川县档案馆

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

I 羌族的历史

众所周知，在中国西部有着令人感兴趣的各种部落人或土著种族的遗迹。在四川省，有羌、僰素或僰僰，戎，婆罗子和西蕃。在贵州有苗，僰僰，仲家和仡佬。在云南，除苗和僰僰外，尚有山部落和其它许多可提及的部落。在这些古来的民族中，尽管羌族是鲜为人知的民族之一，却无疑是最令人感兴趣的。

两千多年以前，西部有几个重要的非中原国家。蜀、巴分别建都于成都、重庆，将川中划分为二。戕荊的夜朗或曰国君，占据着云南的大部。戕荊以北，在现今已知为建昌河谷处居留着昆明人。他们的首府是邛都，即现在的

宁远府。再向北二百英里之遥，是笮都，位于清溪县或其附近，它是另一个称之为牦牛国的主要城镇。（打箭炉以前即在牦牛国内）这里的牦（或髦，或髻）和昆明人互为毗邻。牦是青族的分支。在邛州的南河和已知为大相岭的山脉之间，居住着“青衣青”，意即“穿着染色衣服的羌”（青衣羌）。他们的大本营距雅州不远。雅江在那时也因之得名为“青衣江”。

在蜀国西北的山区里，流经有着支流纳凹、沱江（现称杂谷脑河。下同。——译者注。）黑水的岷江，那里存在着强大的联盟王国冉駹。它的疆域从灌县附近的一处至松潘，从理番至石泉县。此地民众被称为氐羌，至少有250,000户家庭之众。他们的首府似为汶江或当今的茂州。

从茂州一条国有大道经东北方向至龙安。大道在此分叉，一条向北经由黄羊关，越过数

重山至阶州；另一条沿较好走的路线经火溪沟到文县。这个甘肃东南的山区曾是白马羌的家乡和最大的羌国处所。武都，即当今之成县，是其首府。

从历史地图上可看出，白水河和黑水河流过这个白马国。还能看到，它还包括了嘉陵江的和汉江的上游。

羌族是实实在在的高地人。他们占据着这些流域。他们给白马岭山脉命名。他们的领地向西延伸至岷山，还远至可可罗。他们原本即是牧人或农民，代表他们所谓的汉语文字的构成即表明了这一事实。

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，来自何处，没人知道。有人说他们是中国土著居民的后裔。杜利特尔(Doolittle)设想他们与吐蕃人有牵联，而贾尔斯(Giles)则认为他们与维吾尔人有牵联。历史记载说他们4,000多年以前即在

此。中国人把他们类分为和西戎一样的同支，他们十之八九是正确的。

在夏、商、周朝，即公元前2205——205年（原文如此——译者注）期间，他们极可能认可了华夏的宗主权，也就是，年年向华夏人的宫廷送去礼品。伟大的禹王，这位把中国人团合到一起，组成了一个基本牢固的国家和以水利工程建设闻名的人。于公元前2205年出生于蜀西羌域内的石钮山。公元十一世纪那里岩石上的铭文记叙了这段事，那里的路旁尚为其母建有一座庙，到汶川县的旅客可在该县南边几英里处见到。

公元前1125年，在周朝的开国大典上，一队羌兵与蜀、巴士兵一起支持新王即位。当周朝力量衰落时，蜀、巴、羌诸国重获独立。在此期间，一位蜀君与一个羌女结婚。当她因受不了过份南方化的气候而死去后，这位蜀君十

分悲痛，根据习俗，他派人去武都取来了一些她家乡的土将她埋葬。那小丘后以武都山闻名，后来称武擔山。这仍是成都的一景。

公元前316年巴、蜀的争执导致巴请求中原国秦（陕西）的援助。秦先侵蜀，在战争中杀了开明帝，然后背叛巴并将其并吞。顽强的羌却维持了他们的国土完好无损。然而主要的敌人已在国门，敌人沿临邛（即邛州）修筑城墙，更将此事表现无遗。邛州则端端横跨南河边界线。

此后一个世纪或更多一些时间，华夏人跨越分界线，青衣羌不得不认可一位官员派驻青衣县，那是位于当今名山县地区的一个地方。

（雅江在羌人被征服后称为“平羌河”，而峨嵋县则被称为“平羌县。”）最后所有这些边境土著小国均被纳入华夏人的统治之下。公元前140——87年，汉武帝向各方派兵攻打“野蛮

人”。他将每个小国改为郡或省。这样在云南设立了戕牂郡；建昌河谷设立了越隼郡；在牦牛国设立了沈黎郡，后改为设在雅州的汉嘉郡；冉谿国设立了汶山郡；龙岗设立了阴平郡；武都郡大部在甘肃东南。

始于铜河远端，终于武都的羌国沿蜀的西北蜿蜒延伸，就象字母Z一样弯曲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一拖得长长的“线”极易受到集权力量的侵扰。如果羌人能以一种牢固的团体方式聚居的话，华夏人是永远不可能打败他们的。他们的非凡之处在于，要几个华夏人才能与他们一个匹敌。在手工艺和宗教方面，这些高地人也是处于一种令人称羡的地位。这些种种知识保护了他们抵御随着政治入侵频频而来的精神屈从。

在汶川县、茂州和理番地区，华夏人只能控制河谷上面的道路。岷、沱两江河岸陡峭，

要想接近广阔山坡上面的农田是件困难的事，队伍的调动是非常危险的。即使他们成功地爬上了山，这种地势特点也使庞大的队伍收效甚微，而此时山上的碉楼仍会极力支撑。羌民保留他们自己的首领，他们的顺从几乎就是名义上的。过了1,500年才把他们压服下去。

汉朝的将军们在如何对待羌人一事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。提出的一种方案是纯粹进行镇压。对于任何独立的迹象绝不手软。在许多事例中，这一方案得到实施。但经验表明一系列的威胁不能达到目的。羌民有如此的精神，残酷的方式只会引起在其它地方也出现麻烦。这个顽强的种族明白怎么等待时机。他们会隐退到山中的要塞中去，而当官府方面一旦出现虚弱，他们就尽情报复。提出的另一个较好方案是在显示实力的基础上，讲求严格的公道。当条约得到忠实的遵守，叛逆行为清除时，羌

民是平和的乡亲。恰恰是残酷、入侵或背弃诺言造致敌意。

这两种方案都没有一成不变地实施，它们大概经常是交替执行下去。汉人的法典不会把一个较小的民族视为平等。因而，我们可以将此称之为“把尼布加尼撒(Nebuchadnezzar, 巴比伦王。在位期间：公元前605? ——562? ——译者注。)计划折衷而采用了”。羌人殖民被搬迁到遥远的地方，和汉人混合起来。他们空荡的田园被征服民族占领。结果是，在武都郡的一大遍地方和陕西的某些地区内，人口变成两者对半。

汉人与羌人的编年史漫长而悲凉，充满间歇的反叛和惩罚性的弹压。汉人进行了许多旷日持久的征战方获胜利。这两个种族之间，一直存在着该隐与亚伯般的敌意。(圣经说，该隐是亚当与夏娃的长子，杀其弟亚伯。——译者